

中华藏典（二）名家藏书

二十八

觉世名言

觉世名言

【清】李渔 著

【藏书导读】

李渔(~~号笠翁~~)字笠翁,别号觉世稗官、笠道人、湖上笠翁、新亭樵客等。浙江兰溪下李村人,生于如皋。《觉世名言》包括《觉世名言连城璧》和《觉世名言十二楼》。《觉世名言连城璧》正集收入短篇白话小说 远篇,每篇一集;外编收入短篇白话小说 远篇,每篇一卷;共收入短篇白话小说 远篇,每篇叙写一个故事。《觉世名言连城璧》之前有《无声戏》和《无声戏合集》,比较二者,内容与《连城璧》相同,只是回目有异。均有“觉世稗官编次 睡乡祭酒批评”字样。孙楷第先生认为《无声戏》易名为《连城璧》,并非杜浚(即批评该书的睡乡祭酒)刊刻时所拟定,实为书贾为炫世求售而换书名,并认为《连城璧》(包括外编六卷)即是《无声戏合集》的后身。胡士莹先生在《话本小说概论》中也明确认为此种说法去事实不远。认为《无声戏》之所以要更换书名为《连城璧》,并隐去笠翁姓名,主要是回避当时政治的原因。因为顺治十七年御史萧震弹劾浙江布政使张縉彦,其罪状之一就是与他编刊《无声戏》有关,张縉彦因此被革职流放于宁古塔。

明清话本、拟话本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从冯梦龙开始,白话小说(话本、拟话本)的创作出现了一个较长的繁荣时期。这一段时间中既孕育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样的长篇小说名著,又产生了“三言二拍”这样的短篇小说名著。这些名著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还被翻译介绍到许多国家去。但除这几种外还有不少好的作品,李渔的《觉世名言》就是继“三言二拍”之后短篇白话小说的又一代表作。

周永年藉书园曾藏有此书。

【名家导引】

藉书园主人周永年字书昌,山东历城人,清乾隆年间进士,曾被征为翰林,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当时称得上是一代名儒。

周永年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藏书家和思想家之一,其思想之深刻,见解之超群,论述之周密,行动之果敢,都称得上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亘古第一人。和周永年同时代的大学者章学诚就曾多次高度评价周永年的言行,并曾将天一阁、述古堂等诸家藏书与周氏藉书园做过比较,认为前者不过都是“或以炫博,或以稽数,其旨不过存一时之籍而不复于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复能推明所以然者广之于天下”的浅陋之徒;其智虑之深浅,用心之公私,利泽之普狭,与周君相去当何如耶?”

周永年不仅积极阐述和宣传自己的思想,而且付诸实施,身体力行。他“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弃产营书,久而始萃”,积书达数万卷,其中“旧藏、古槧、缮钞、稀见之本亦略具焉”。周永年把自己辛勤积蓄的藏书全部公开,并命名为“藉书园”。藉者借也,藉书园即为公开借阅图书之所,“使学者于以习其业,传钞者于以流通其书,故以藉书名园”。周永年以此明志,表达了他不愿将藏书私有,而主张公诸天下读书之人。

周永年撰写了《儒藏说》,建立了“藉书园”,提出了“天下万世共读之”的鲜明主张,在我国文献收藏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仿效佛藏、道藏,建立“儒藏”,由此而提出了“儒藏说”。周永年立志于此,“愿与海内同人共肩斯任,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

觉世名言连城璧

序

迷而不知悟，江河日下而不可返。此等世界，恁不能得之于夏楚，劝亦不能得之于道铎。每在文人笔端，能使好善之心苏苏而动，恶恶之念油油而生，乃知天下能言之流，有裨世道不浅。吾友屏绝尘氛，闭户搦管，颔颔不休。视其书非传奇即稗官野史。予谓：古人著书，如班固、袁宏、贾逵、郑玄之徒，皆以经史传当世，子何屑屑此事为？”吾友微笑不答。予因取其著之书，趺坐冷然亭上，焚香煮茗而读之，其深心具见于。极人情诡变，天道渺微，从巧心慧舌，笔笔钩出，使观者于心焰燦腾之时，忽如冷水浹背，不自如好善心生，恶恶念起。予因拍案大呼：“吾友洵当世有心人哉！经史之学，仅可悟儒流，何如此作为大众慈航也。”裴光庭有言曰：“但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其斯之谓欤？故予于前后二集，皆为评次。兹复合两者而一，稍可撙节者必为逸去，其意使人不病高价，则天下之人皆得见其书，而吾友维持世道之心，亦沛然遍于天下。

睡乡祭酒漫题

缘

《觉世名言连城璧》子集

觉世稗官编次 睡乡祭酒批评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诗云：

从来尤物最移人，况有清歌妙舞身。

一曲《霓裳》千泪落，曾无半滴起娇颦。

又词云：

好妓好歌喉，擅尽风流。惯将欢笑起人愁。尽说含情单为我，魂魄齐勾。舍命作缠头，不死无休。琼瑶琼玖竞相投。桃李全然无报答，尚羡娇羞。

这首诗与这首词，乃说世间做戏的妇人，比寻常妓女另是一种娉婷，别是一般妩媚，使人见了最易消魂，老实的也要风流起来，慳吝的也会撒漫起来。这是什么原故？只因他学戏的时节，把那些莺啼燕语之声，柳舞花翻之态，操演熟了，所以走到人面前，不消作意，自有一种行云流水的光景。不但与良家女子立在一处，有轻清重浊之分，就与娼家姊妹分坐两旁，也有矫强自然之别。况且戏场上那一条毡单，又是件最作怪的东西，极会难为丑妇，帮衬佳人。丑陋的走上去，使他愈加丑陋起来，标致的走上去，使他分外标致起来。常有五、六分姿色的妇人，在台下看了也不过如此，及至走上台去做起戏

苑

来,竟像西子重生,太真复出,就是十分姿色的女子,也还比不上。这种道理,一来是做戏的人,命里该吃这碗饭,有个二郎神呵护他,所以如此。二来也是平日驯养之功,不是勉强做作得出的。

是便是了,天下最贱的人,是娼、优、隶、卒四种。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了,为什么还把他做起小说来?只因第一种下贱之人,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犹如粪土里面长出灵芝来,奇到极处,所以要表扬他。别回小说,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说一桩小事做个引子,独有这回不同。不须为主邀宾,只消借母形子,就从粪土之中,说到灵芝上去,也觉得文法一新。

却说浙江衢州府西安县,有个不大不小的乡村,地名叫做杨村坞。这块土上的人家,不论男子妇人,都以做戏为业。梨园子弟所在都有,不定出在这一处,独有女旦脚色,是这一方的土产,他那些体态声音,分外来得道地。一来是风水所致,二来是骨气使然。只因他父母原是做戏的人,当初交媾之际,少不得把戏台上的声音,毡单上的态度做作起来,然后下种。那些父精母血已先是些戏料了,及至带在肚里,又终日做戏,古人原有“胎教”之说,他那些莺啼燕语之声,柳舞花翻之态,从胞胎里面就教习起了。及至生将下来,所见所闻,除了做戏之外,并无别事,习久成性,自然不差,岂是半路出家的妇人,所能仿佛其万一。所以他这一块地方,代代出几个驰名的女旦。别处的女旦,就出在娼妓里面,日间做戏,夜间接客,不过借做戏为由,好招揽嫖客,独有这一方的女旦不同。他有三许三不许,那三许三不许?

许看不许吃,许名不许实,许谋不许得。

他做戏的时节,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就是不做戏的时节,也一般与人顽耍,一般与人调情。独有香喷喷的那钟美酒,只使人垂涎咽唾,再没得把人沾唇。这叫做“许看不许吃”。遇着那些公子王孙,富商大贾,或以钱财相结,或以势力相加,定要与他相处的,他也未尝拒绝,只是口便许了,心却不许。或是推托身子有病,卒急不好同房。或是假说丈夫不容,还要缓图机会,捱得一日是一日,再不使人容易到手。这叫做“许名不许实”。就是与人相处过了,枕席之间十分缱绻,你便认做真情,他却像也是做戏,只当在戏台上面,与正生做几出风流戏文。做的时节,十分认真,一下了台,就不作准。常有痴心子弟,要出重价替他赎身。他口便许你从良,使你终日图谋,不惜纳交之费,图到后来究竟是一场春梦,不舍得把身子从人。这叫做“许谋不许得”。他为甚么原故,定要这等作难?要晓得此辈的心肠,不是替丈夫守节,全是替丈夫挣钱。不肯替丈夫挣小钱,要替丈夫挣大钱的意思。但凡男子相与妇人,那种真情实意,不在粘皮靠肉之后,却在眉来眼去之时。像极馋的客人上了酒席,众人不曾下箸的时节,自己闻见了香味,竟像那些肴馔都是不曾吃过的一般,不住要垂涎咽唾。及至到口之后,狼餐虎嚼,吃了一顿,再有珍馐上来,就不觉其可想,反觉其可厌了。男子见了妇人,就如馋人遇酒食,只可使他闻香,不可容他下箸。一下了箸,就不觉兴致索然,再要他垂涎咽唾,就不能够了。所以他这一方的女旦,知道这种道理,再不肯轻易接人,把这三句秘诀,做了传家之宝。母传之于女,姑传之于媳。

不知传了几十世,忽然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偏与这秘诀相左,也许看,也许吃,也许名,也许实,也许谋,也许得,总来

是无所不许。古语道得好：‘有治人，无治法。’他圆通了一世，一般也替丈夫同心协力，挣了一注大钱，还落得人人说他脱套。这个女旦姓刘，名绛仙，是嘉靖末年的人。生得如花似玉，喉音既好，身段亦佳，资性又来得聪慧。别的女旦，只做得一种脚色，独是他有兼人之才，忽而作旦，忽而做生。随那做戏的人家，要他装男就装男，要他扮女就扮女。更有一种不羁之才，到那正戏做完之后，忽然填起花面来，不是做净，就是做丑。那些插科打诨的话，那是簇新造出来的，句句钻心，言言入骨，使人看了分外销魂。没有一个男人，不想与他相处。他的性子，原是极圆通的，不必定要潘安之貌，子建之才，随你一字不识，极丑极陋的人，只要出得大钱，他就与你相处。只因美恶兼收，遂致贤愚共赏。不上三十岁，挣起一份绝大的家私，封赠丈夫做了个有名的员外。他的家事虽然大了，也还不离本业。家中田地，倒托别人管照，自己随了丈夫，依旧在外面做戏，指望传个后代出来，把担子交卸与他，自己好回去养老。谁想物极必反，传了一世，又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不但把祖宗的成宪视若弁髦，又且将慈母的芳规作为故纸，竟在假戏文里面，做出真戏文来，使千年万载的人，看个不了。

这个女儿，小名叫做藐姑，容貌生得如花似玉，可称绝世佳人，说不尽他一身的娇媚。有古语四句，竟是他的定评：

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红。加之一寸则太长，损之一寸则太短。

至于遏云之曲，绕梁之音，一发是他长技，不消说得的了。他在场上搬演的时节，不但使千人叫绝，万人赞奇，还能把一座无恙的乾坤，忽然变做风魔世界，使满场的人，个个把持不定，都要死要活起来。为什么原故？只因看到那销魂之处，忽

而目定口呆,竟像把活人看死了,忽而手舞足蹈,又像把死人看活了。所以人都赞叹他道:“何物女子,竟操生杀之权。”他那班次里面,有这等一个女旦,也就够出名了。谁想天不生无对之物,恰好又有一个正生,也是从来没有的脚色,与藐姑配合起来,真可谓天生一对,地生一双。那个正生又有一桩奇处,当初不由生脚起手,是从净丑里面提拔出来的。要说这段因缘,须从脚根上叙起。

藐姑十二三岁的时节,还不曾会做成本的戏文,时常跟了母亲做几出零星杂剧。彼时有个少年的书生,姓谭,名楚玉,是湖广襄阳府人。原系旧家子弟,只因自幼丧母,随了父亲在外面游学。后来父亲又死于异乡,自己只身无靠,流落在三吴、两浙之间,年纪才十七岁。一见藐姑就知道是个尤物,要相识他于未曾破体之先,乃以看戏为名,终日在戏房里面走进走出,指望以眉眼传情,挑逗他思春之念,先弄个破题上手,然后把承题开讲的功夫,逐渐儿做去。谁想他父母拘管得紧,除了学戏之外,不许他见一个闲人,说一句闲话。谭楚王窥伺了半年,只是无门可入。一日闻得他班次里面,样样脚色都有了,只少一个大净,还要寻个伶俐少年,与藐姑一同学戏。谭楚玉正在无聊之际,得了这个机会,怎肯不图?就去见绛仙夫妇,把情愿入班的话说了一遍。绛仙夫妇大喜,即日就留他拜了先生,与藐姑同堂演习。谭楚玉是个聪明的人,学起戏来,自然触类旁通,闻一知十,不消说得的了。

藐姑此时,年纪虽然幼小,知识还强似大人。谭楚玉未曾入班,藐姑就相中他的容貌,见他看戏看得殷勤,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如今又见他投入班来,但知香艳之可亲,不觉媚优之为贱,欲借同堂以纳款,虽为花面而不辞,分明是个情种。

无疑了 ,就要把一点灵犀托付与他。怎奈那教戏的先生 ,比父亲更加严厉。念脚本的时节 ,不许他交头接耳 ,串科分的时节 ,唯恐他靠体沾身。谭楚玉竟做了梁山伯 ,刘藐姑竟做了祝英台 ,虽然同窗共学 ,不曾说一句衷情 ,只好相约到来生 ,变做一对蝴蝶 ,同飞共宿而已。

谭楚玉过了几时 ,忽然懊悔起来道 : ‘有心学戏 ,除非学个正生 ,还存一线斯文之体。即使前世无缘 ,不能够与他同床共枕 ,也在戏台上面 ,借题说法 ,两下里诉诉衷肠 ,我叫他一声 ‘妻’ ,他少不得叫我一声 ‘夫’ 。虽然做不得正经 ,且占那一时三刻的风流 ,了了从前的心事 ,也不枉我入班一场。这花面脚色 ,岂是人做的东西。况且又气闷不过 ,妆扮出来的 ,不是村夫俗子 ,就是奴仆丫鬟。自己睁了饿眼 ,看他与别人做夫妻 ,这样膀胱臭气 ,如何忍得过 ?’一日乘师父不在馆中 ,众脚色都坐在位上念戏 ,谭楚玉与藐姑相去不远 ,要以齿颊传情 ,又怕众人听见。还喜得一班之中 ,除了生旦二人 ,没有一个通文理的 ,若说常谈俗语 ,他便知道 ,略带些之乎者也 ,就听不明白了。谭楚玉乘他念戏之际 ,把眼睛觑着藐姑 ,却像也是念戏一般 ,念与藐姑听道 : ‘小姐小姐 ,你是个聪明绝顶之人 ,岂不知小生之来意乎 ?’藐姑也像念戏一般 ,答应他道 : ‘人非木石 ,夫岂不知 ,但苦有情难诉耳。’谭楚玉又道 : ‘老夫人提防得紧 ,村学究拘管得严 ,不知等到何时 ,才能够遂我三生之愿 ?’藐姑道 : ‘只好两心相许 ,俟诸异日而已。此时十目相视 ,万无佳会可乘 ,幸勿妄想。’谭楚玉又低声道 : ‘花面脚色 ,窃耻为之。乞於令尊令堂之前 ,早为缓颊 ,使得擢为正生 ,暂缔场上之良缘 ,预作房中之佳兆。芳卿独无意乎 ?’藐姑道 : ‘此言甚善。但出於贱妾之口 ,反生堂上之疑 ,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子当以术

致之。”谭楚玉道：“术将安在？”藐姑低声道：“通班以得子为重，子以不屑作花面而去之，则将无求不得。有萧何在君侧，勿虑追信之无人也。”谭楚玉点点头道：“敬闻命矣。”

过了几日，就依计而行，辞别先生与绛仙夫妇，要依旧回去读书。绛仙夫妇闻之，十分惊骇道：“戏已学成，正要出门做生意了，为什么忽然要跳起槽来？”就与教戏的师父，穷究他变卦之由。谭楚玉道：“人穷不可失志。我原是个读书之人，不过因家计萧条，没办法就此贱业，原要借优孟之衣冠，发泄我胸中之垒块。只说做大净的人，不是扮关云长，就是扮楚霸王，虽然涂几笔脸，做到那慷慨激烈之处，还不失我英雄本色。那里晓得十本戏文之中，还没有一本做君子，倒有九本做小人。这样丧名败节之事，岂大丈夫所为，故此不情愿做他。”绛仙夫妇道：“你既不屑做花面，任凭尊意，拣个好脚色做就是了，何须这等任性。”谭楚玉就把一应脚色，都评品一番道：“老旦贴旦，以男子而屈为妇人，恐失丈夫之体。外脚末脚，以少年而扮做老子，恐销英锐之气。只有小生可以做得，又往往因人成事，助人成名，不能自辟门户，究竟不是英雄本色，我也不情愿做他。”戏师父对绛仙夫妇道：“照他这等说来，分明是以正生自居了。我看他人物声音，倒是个正生的材料，只是戏文里面，正生的曲白最多，如今各样戏文都已串就，不日就要出门行道了，即使教他做生，那些脚本一时怎么念得上？”谭楚玉笑一笑道：“只怕连这一脚正生，我还不情愿做。若还愿做，那几十本旧戏，如何经得我念？一日念一本，十日就念十本了。若迟一月出门，难道三十本戏文，还不够人家搬演不成？”那戏师父与他相处，一向知道他的记性最好，就劝绛仙夫妇把他改做正生，倒把正生改了花面。谭楚玉的记性，真是过目不忘，

果然不上一月 ,学会了三十多本戏文 ,就与藐姑出门行道。

起先学戏的时节 ,内有父母提防 ,外有先生拘管 ,又有许多同班朋友 ,夹杂其中 ,不能够匠心匠意 ,说几句知情识趣的话。只说出门之后 ,大家都在客边 ,少不得同事之人 ,都像弟兄姊妹一般 ,内外也可以不分 ,嫌疑也可以不避 ,挨肩擦背的时节 ,要嗅嗅他的温香 ,摩摩他的软玉 ,料想不是什么难事。谁料戏房里面的规矩 ,比闺门之中更严一倍。但凡做女旦的 ,是人都可以调戏得 ,只有同班的朋友调戏不得。这个规矩 ,不是刘绛仙夫妇做出来的 ,有个做戏的鼻祖 ,叫做二郎神 ,是他立定的法度。同班相谗 ,就如姊妹相奸一般 ,有碍于伦理。做戏的时节 ,任你肆意诙谐 ,尽情笑耍。一下了台 ,就要相对如宾 ,笑话也说不得一句。略有些暧昧之情 ,就犯了二郎神的忌讳 ,不但生意做不兴旺 ,连通班的人 ,都要生起病来。所以刘藐姑出门之后 ,不但有父母提防 ,先生拘管 ,连那同班的朋友都要互相纠察。见他与谭楚玉坐在一处 ,就不约而同都去伺察他 ,惟恐做些勾当出来 ,要连累自己 ,大家都担一把干系 ,可怜这两个情人 ,只当口上加了两纸封条 ,连那之乎者也的旧话 ,也说不得一句 ,只好在戏台之上 ,借古说今 ,猜几个哑谜而已。

别的戏子 ,怕的是上台 ,喜的是下台。上台要出力 ,下台好躲懒故也。独有谭楚玉与藐姑二人 ,喜的是上台 ,怕的是下台。上台好做夫妻 ,下台要避嫌疑故也。这一生一旦 ,立在上 ,竟是一对玉人 ,那一个男子不思 ,那一个妇人不想 ? 又当不得他以做戏为乐 ,没有一出不尽情极致。同是一般的旧戏 ,经他两个一做 ,就会新鲜起来。做到风流的去处 ,那些偷香窃玉之状 ,偎红倚翠之情 ,竟像从他骨髓里面透露出来 ,都是戏

中所未有的,一般使人看了无不动情。做到苦楚的去处,那些怨天恨地之词,伤心刻骨之语,竟像从他心窝里发泄出来,都是刻本所未载的,一般使人听了,无不堕泪。这是什么原故?只因别的梨园,做的都是戏文,他这两个做的都是实事。戏文当做戏文做,随你搬演得好,究竟生自生而旦自旦,两下的精神联络不来。所以苦者不见其苦,乐者不见其乐。他当戏文做,人也当戏文看也。若把戏文当了实事做,那做旦的精神,注定在做生的身上,做生的命脉,系定在做旦的手里,竟使两个身子合为一人,痛痒无不相关。所以苦者真觉其苦,乐者真觉其乐。他当实事做,人也当实事看。他这班次里面,有了这两个生旦,把那些平常的脚色,都带挈得尊贵起来。别的梨园,每做一本,不过三四两、五六两戏钱。他这一班,定要十二两,还有女旦的缠头在外。凡是富贵人家有戏,不远数百里,都要来接他。接得去的,就以为荣,接不去的,就以为辱。

刘绉仙见新班做得兴头,竟把旧班的生意丢与丈夫掌管,自己跟在女儿身边,指望教导他些骗人之法,好趁大注的钱财。谁想藐姑一点真心,死在谭楚玉身上,再不肯去周旋别人。别人把他当做心头之肉,他把别人当做眼中之钉。教他上席陪酒,就说“生来不饮”,酒杯也不肯沾唇。与他说一句私话,就勃然变色起来,要托故起身。那些富家子弟,拚了大块银子,去结识他,他莫说别样不许,就是一颦一笑,也不肯假借与人。打首饰送他的,戴不上一次两次,就化作银子用了。做衣服送他的,都放在戏箱之中,做老旦、贴旦的行头,自己再不肯穿著。隐然有个不肯二夫,要与谭楚玉守节的意思,只是说不出口。

一日做戏做到一个地方,地名叫做□□埠。这地方有所

古庙,叫做晏公庙。晏公所职掌的,是江海波涛之事,当初曾封为平浪侯,威灵极其显赫。他的庙宇就起在水边,每年十月初三日是他的圣诞。到这时候,那些附近的檀越,都要搬演戏文,替他上寿。往年的戏,常请刘绉仙做,如今闻得他小班更好,预先封了戏钱,遣人相接,所以绉仙母子,赴召而来。往常间做戏,这一班男女都是同进戏房,没有一个参前落后。独有这一次,人心不齐,各样脚色都不曾来,只有谭楚玉与藐姑二人先到。他两个等了几年,只讨得这一刻时辰的机会,怎肯当面错过?神庙之中,不便做私情勾当,也只好叙叙衷曲而已。说了一会,就跪在晏公面前,双双发誓说:“谭楚玉断不他婚,刘藐姑必不另嫁,倘若父母不容,当继之以死,决不做负义忘情、半途而废之事。有背盟者,神灵殛之。”发得誓完,只见众人一齐走到,还亏他回避得早,不曾露出破绽来,不然疑心生暗鬼,定有许多不祥之事生出来也。当日做完了一本戏,各回东家安歇不提。

却说本处的檀越里面,有个极大的富翁,曾由赘郎出身,做过一任京职。家私有十万之富。年纪将近五旬,家中姬妾共有十一房。刘绉仙少年之时,也曾受过他的培植。如今看见藐姑一貌如花,比母亲更强十倍,竟要拚一注重价娶他,好与家中的姬妾凑作“金钗十二行”,就把他母子留入家中,十分款待,少不得与绉仙温温旧好,从新培植一番。到那情意绸缪之际,把要娶藐姑的话,恳恳切切的说了一番。绉仙要许他,又因女儿是棵摇钱树,若还娶得他性转,自有许多大钱趁得来,岂止这些聘礼?若还要回绝他,又见女儿心性执拗,不肯替爹娘挣钱。与其使气任性,得罪于人,不如打发出门,得注现成财物的好。踌躇了一会,不能定计,只得把两句两可之

词,回覆他道:“你既有这番美意,我怎敢不从?只是女儿年纪尚小,还不曾到破瓜的时节。况且延师教诲了一番,也等他做几年生意,待我弄些本钱上手,然后嫁他未迟,如今还不敢轻许。”那富翁道:“既然如此,明年十月初三,少不得又有神戏要做,依旧接你过来,讨个下落就是了。”绛仙道:“也说得是。”过了几日,把神戏做完,与富翁分别而去。

他当晚回覆的意思,要在这一年之内,看女儿的光景何如。若肯回心转意,替父母挣钱,就留他做生意,万一教诲不转,就把这着工夫做个退步。所以自别富翁之后,竟翻转面皮来与女儿作对,说之不听,继之以骂,骂之不听,继之以打。谁想藐姑的性子,坚如金石,再不改移。见他凌逼不过,连戏文也不情愿做,竟要寻死寻活起来。

及至第二年九月底,那个富翁早早差人来接。接到之时,就问绛仙讨个下落。绛仙见女儿不是成家之器,就一口应允了他。那富翁竟兑了千金聘礼,交与绛仙,约定在十月初三神戏做完之后,当晚就要成亲,绛仙还瞒着女儿,不肯就说,直到初二晚上,方才知会他道:“我当初生你一场,又费许多心事教导你,指望你尽心协力,替我挣一份人家。谁想你一味任性,意与银子做对头,良不像良,贱不像贱,逢人就要使气,将来毕竟有祸事出来。这桩生意不是你做的,不如收拾了行头,早些去嫁人的好。某老爷是个万贯财主,又曾出仕过,你嫁了他,也算是一位小小夫人,况且一生又受用不尽。我已收过他的聘礼,把你许他做偏房了,明日就要过门。你又不要任性起来,带挈老娘淘气。”

藐姑听见这句话,吓得魂不附体,睁着眼睛把母亲相了几相,就回覆道:“母亲说差了,孩儿是有了丈夫的人,烈女不更

二夫,岂有再嫁之理。”绛仙听见这一句,不知从那里说起,就变起色来道:“你的丈夫在哪里?我做爷娘的不曾开口,难道你自己做主,许了人家不成?”藐姑道:“岂有自许人家之理。这个丈夫是爹爹与母亲自幼配与孩儿的,难道还不晓得,倒装聋做哑起来?”绛仙道:“好奇话。这等你且说来是哪一个?”藐姑道:“就是做生的谭楚玉。他未曾入班之先,终日跟来跟去,都是为我。就是入班学戏,也是借此入门,好亲近孩儿的意思。后来又不肯做净,定要改为正生,好与孩儿配合,也是不好明白说亲,把个哑谜与人猜的意思。母亲与爹爹都是做过生旦,演过情戏的人,难道这些意思都解说不出?既不肯把孩儿嫁他,当初就不该留他学戏,即使留他学戏,也不该把他改为正生。既然两件都许,分明是猜着哑谜,许他结亲的意思了。自从做戏以来,哪一日不是他做丈夫,我做妻子?看戏的人万耳万目,哪一个做不得证见?人人都说我们两个是天地生成、造化配就的一对夫妻,到如今夫妻做了几年,忽然叫我变起节来,如何使得?这样圆通的事,母亲平日做惯了,自己不得诧异。孩儿虽然不肖,还是一块无瑕之玉,怎肯自家玷污起来?这桩没理的事,孩儿断断不做。”

绛仙听了这些话,不觉大笑起来。把他啐了一声道:“你难道在这里做梦不成?戏台上做夫妻那里做得准。我且问你,这个‘戏’字怎么样解说?既谓之戏,就是戏谑的意思了,怎么认起真来。你看见几个女旦,嫁了正生的?”藐姑道:“天下的事,样样都可以戏谑,只有婚姻之事,戏谑不得。我当初只因不知道理,也只说做的是戏,开口就叫他丈夫。如今叫熟了口,一时改正不来,只得要将错就错,认定他做丈夫了。别的女旦,不明道理,不守节操,可以不嫁正生。孩儿是个知道